第六絃溪文鈔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第六絃溪文鈔

(一)

黃廷鑑著

本館據後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常熟爲文學之鄉。才人輩出。接踵相繼。詩古文辭。代有專門。余來虞山也晚。未獲見曩日前輩風流。所得與相接者。惟琴六黃先生。先生爲余宗人大木翁之宅相。道光甲午、乙未間。余館虞城臨海氏。與先生居相近。過從遂密。因得徧讀其所著書。知其嘗及趙巢寄、王无黨兩先生之門。趙親受業于顧虞東先生。王爲崇川栢東皋先生入室弟子。文章學問。師承有自。先生爲人。惇良介樸。望之儼然。而即之也溫。學愈高而心愈下。嘗語余以少補諸生。思以功名自奮。年踰四十不遇。遂絕意進取。初喜爲考據之學。經傳聲韻。皆粗涉獵。愛博而不專。繼復留心于邑中瑣事。見舊志遺佚者。輒手自繕錄。大雅弗爲焉。昔館照曠閣、愛日精廬兩家。頗多藏書。又苦於校讐之役。魯魚錯脫。剞氏按程。讀且未暇。遑言著述。忽忽三十年。今老至無成。言之可勝浩嘆。嗟乎。即是言而先生之學可知矣。先生所撰琴川三志補記。拾遺訂訛。最有功于邑乘。同里張觀察已爲刊行。餘若虞鄉續記、虞文續錄。俱爲此邦文獻所係。其自著詩文。簡古純粹。不沾沾規仿一家。而于古自合。尤長於攷辨。每論一事。必尋流泝源。實事求是。非務華絕根者比。其必傳于後無疑也。因念吾宗之在虞山者。自元裳公至大木翁。凡四世。一門風雅。人各有集。幸先生珍重藏弆。悉以畀余。余將訂入家集中。爲行遠計。今先生靈光歸然。積稿盈篋。雖家貧不獲付梓。當世豈無深知篤好者。而忍令其湮滅哉。必不然矣。猥以譾陋。屬詮次其文。爰擇其尤者。得若干卷。略綴數言。用俟方來云。

道光丙申春三月。婁東季錫疇拜序。

余之獲交於黃君琴六、在癸丑、甲寅之間、閱今四十餘年矣、其時君設帳詒經堂、課從弟月霄、與余居祗隔一牆、往來甚便、嘗讀君應院試擢高等之作、和平溫雅、文如其人、心嚮往之、而未知其能古文也、今夏養疴多暇、君出所著第六絃溪文鈔四卷見示、余受而讀之、汪洋渾灝、排奡謹嚴、眞能於古名家外、別立一幟者、揆其得力之由、蓋數十年來、殫心載籍、汲古深則儲理富、儲理富則養氣充、故發而爲文、短長高下皆宜、且從不標新立異、凡所撰述、皆根據經訓、反覆推闡、極於至精至當而止、此所以無意爲文、而文足千古也、夫論古文於今日、難言之矣、觀君與月霄論古文書、抉古來不傳之秘、不啻自道其深造之詣、後之人卽持此意以讀君文、庶幾近之、抑余竊有感焉、月霄從君學二十年、頗知好古、設天假之年、其造就必大有可觀、不幸中道委化、余甚惜門祚衰薄、不留讀書種子、而如君之能以經學誘掖後進、尤爲難能可貴也、

道光十五年歲次乙未四月下澣、愚弟張大鏞拜敍、

第六絃溪文鈔目

卷一　論　攷　辨　說

古文尚書論

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論

泰伯論

節義論上　中　下

秦三十六郡攷

攷牀

五穀辨上　下　續

亡無字辨

笱字無平聲辨

三十六字母辨

支塘爲南沙廢城辨二

校書說一　二

卷二　序　記　書
席子侃說文校勘記序
金文最序
愛日精廬藏書志序
廣釋名序
徐氏方案序
吾面齋詩存序
春巖陳君五十壽序
虞鄉續記虞文續錄自序
享帚山莊四友記
藏書二友記
讀知不足齋賜書圖記
游西山鴉鴿峯記
鄉耆社集圖記
梅皋別墅記

明建寧守鄉賢張公專祠增置祭田記
恬裕齋藏書記
記秦君台佚事
答王雲門問鄆國夫人姓氏書
答雲門論揚子雲姓從楊書
再與雲門論苻秦之姓從符書
答張椒卿論先孝子公墓書
與張若雲州司馬論太平御覽攷異書
答張月霄論古文書
卷三　跋　書後
續資治通鑑長編跋
鄭注爾雅跋
曲洧舊聞跋
庚申外史跋
明宮史跋二

校正文房四譜跋
校吳越備史跋
舊本漢武內傳跋
重輯漢武故事跋
校崑山郡志跋
元本敬齋古今黈跋
校刻吳郡志跋
校正宋本北堂書鈔跋
抄王介祉詩跋
老圃秋容圖記跋
書齊民要術後
書李翰蒙求後
書楊五川黃給事傳後
書洪武蘇州府志後　二
書歸元恭文鈔後

書屈侃甫永安耆獻狀後
書史通後二
書手抄中吳紀聞後
書校建康實錄後
書縮寫元大德本白虎風俗二通後
書先節孝祠記後
再書先節孝祠記後
卷四　墓銘　行狀　傳　誄　家傳
趙先生墓誌銘
王先生墓誌銘
婁東明經張君墓誌銘
國學生顧君墓誌銘
朝議大夫張君行狀
徐翁小傳
張月霄傳

葉震谷傳
張駕鰲傳
楊逋飛傳
外舅靄林周先生傳略
王烈婦傳
曹烈女事略
練塘張孝女傳
姚母陳宜人傳略
朱孺人誄辭
龍氏孝愍三婦誄
先大父紫霞公家傳
先考牧邨府君行略
先妣季太孺人傳略
亡室周孺人傳略

第六絃溪文鈔卷一

常熟黃廷鑑琴六著　鮑廷爵叔衡校刊

古文尚書論

書之有古今文也、舊矣。唐初諸儒、校正五經、定從孔傳、卽今正義本也。第以古文明白易解、今文艱澁難通。朱子亦嘗疑之、及其手定典謨、蔡氏親承作傳、初未嘗以爲僞也。自草廬吳氏、始昌言古文爲僞書、至郝楚望、梅鷟輩從而和之、謂字字剽竊、填湊成篇、而古文尚書遂等于歸藏、三墳之比矣。按漢世古文、蝌蚪書也。自秦以來、古文久廢、安國通古文、亦若今人之於篆隸、略能解識耳。加以百年壁中之物、脫亂朽折者多、蓋安國於今文所有者、以今文譯之、其所無者、則以意連屬、俾可句讀而已。儒林傳所謂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家者也。然則今文之艱澁、由得于口誦之本文。古文之明易、則出自校書之潤色、無怪乎四代之書、傳自兩人、而別爲二體也。書之在中祕者、漢志稱遭赤眉之亂、焚燒無餘、而其家則授受不絕。後漢儒林傳載孔僖世傳安國古文、其一證也。特以未立學官、傳之未廣、而授受間無名公鉅儒爲之表章、是以歷兩漢而其書未顯。迨永嘉之亂、大小夏侯、歐陽並亡、孔氏古文獨存、梅賾得之以獻于朝、此古文顯晦之大略也。特是志稱古文多十六篇、而今書有二十五篇、則不無可疑者。意者喪亂之後、篇帙脫誤、傳者私相補緝、容或有增損、附會其間者。然如禹謨、甸誥、說命諸篇、辭旨閎深奧衍、斷非秦、漢間文字所

能彷彿學者苟好古而闕其疑可分別觀之耳至謂二十五篇爲梅賾一手僞撰亦太誣矣且古文見引于經傳諸子者其辭句多參錯不合足爲安國潤色之證使出自後人之補綴必將一一求合以實之何以反見異同耶且既能撰二十餘篇之經傳何以舜典一篇獨缺而不撰耶至書序雖非孔子作自是孔壁所傳史遷本紀中歷歷引之今亦疑爲僞託則幷史記而不讀矣總之六經既遭秦火皆失其舊易有施孟梁京之學詩有齊魯韓毛之異春秋則三傳之不同禮經雜出諸子論其章句文義豈無牴牾然列之學官傳之後世而無敢訾議者則以聖人治世之大經大法舍是無徵況古文中之心源治法徵言古訓較諸經爲切劉子駿有言禮失求之野古文不猶愈于野乎自郝楚望梅鷟之論出世之詆毀古文日甚至豐坊之徒僞撰徐市朝鮮諸本誣民惑世俗儒反信爲眞不亦怪哉

吳頊儒曰實能從古今文異體中證明其故詞核理確與望溪說如驂之靳古文書得此毛氏寃詞可以不作

邵環林曰妙從內典之譯經潤文悟出古文平易緣由的是解鈴妙手

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論

余讀檀弓孔子少孤章索諸家疏解觀之孔疏不知謂不得委曲知父柩所在非全不知也有謂聖人無終身不知父墓者陳氏說也有謂本孔叢李由之誣者任氏說也有謂不知父柩之殯與葬者江氏說也及三復禮經乃曉然知孔疏之爲確解而餘說之支離謬妄爲可嗤也蓋嘗論喪葬之禮自委壑而有掩

埋自衣薪而有棺槨由是而加之封樹由是而加之祭埽世代愈降禮制愈隆非古人之薄而今人之厚風會積漸使然也今之人囿於耳目之聞見猥以近代之禮律遠古之事謬矣甚欲以聖人所制之禮反脣於聖人未制禮之先妄矣攷家語孔子云古者不祔葬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祔葬始於周禮季武子曰周公蓋祔是也子曰衞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蓋周人雖祔猶未皆同穴也又曰古者墓而不墳又曰古不脩墓又古不墓祭此數說者皆禮經之明文也觀此則孔子之不知父墓曷足怪乎蓋古者惟不祔不祭所以不墳惟不墳所以不脩爲子孫者但知墓在某地而已禮君子去國祭祀居喪皆如其國之故三世而不變其常也孔子殷人也自防叔奔魯至耶大夫未踰三世自從殷人不祔不墳之制當葬防時孔子既幼及長又無後世墓祭之文易墓之舉亦第知父墓在防而已卽欲詳考兆穴以從周人之祔其敢冒豫凶非禮之譏則其不知父墓也孔子豈有過哉大抵三代之先詳於廟而略於墓故子也見祔葬之是而舍殷從周善祔之宜合而舍衞從魯又鑒於前此封穴之無識而爲之崇四尺之封蓋邱墓之制經孔子而始折衷至善爲萬世法也第當時不知父窆所在則先墓之地其敢輕啓封域而鹵莽將事乎有耶曼父之母者葬防之役曾親見之故問之而識其處耳孔疏謂不得委曲知父柩所在者實爲此章確解顧詞句太簡致讀者未能豁然余故作此論以證明之蓋以闡孔疏之簡而歎陳澔諸家之妄也

張鹿樵曰洞明于古今殊制疏解精確此與古文尚書論皆有功經學之文

泰伯論

嗚呼。泰伯之德。得夫子之論而始顯。而夫子之論。得諸家之論而轉晦。何也。說者曰。太王欲翦商。而伯之德足以有天下。泰伯不從。而商祚復延。此讓商之說也。說者曰。太王見王季生聖子。欲廢長立幼。泰伯知之而逃。國遂傳季。後世遂有天下。此讓周之說也。吾以爲此二說皆非也。姑勿論太王之時。非翦商時也。令太王果欲翦商。伯心以爲非。而欲存商之天下。則伯當以一身任其難。明諫其父。而矢至誠格之。未必太王之不從也。奚爲不告而去。以其事諉諸弟乎。其爲讓周之說者。似矣。然伯非不才。太王何故欲廢長立幼。使太王有成命乎。伯直迫于父命。而讓德未見其至也。使太王萌諸其心乎。伯又不當曲成父過也。且太王賢者也。由前之說。伯忠矣。而太王近于不臣。由後之說。伯孝矣。而太王類于不慈。謂太王之賢而爲之乎。吾以爲伯之讓。蓋出自伯之心。而與太王無與也。按史記。泰伯無子。季歷生子昌。伯見季賢。而又有聖子。可以光啓國家。遂欲以國讓之。斯意也。請諸父而恐不能得之太王。循兄終弟及之禮。又不得越仲而及季。卽幸而其志得行。而事已顯暴于人耳。伯不樂有是也。當其時。獨與仲謀。仲有同心。籌所以致國于季者。蓋匪朝夕。及定計于寘寘之中。一旦挈仲而逃。而國遂歸于季。而季不得不受。及再傳而有天下。則雖以國讓。而不啻以天下讓也。此伯之苦衷。而亦仲之克友也。固非泰伯之不從翦商。亦豈眞太王之欲舍長立幼哉。或曰。信如子言。則泰伯亦猶子臧、季札之流耳。夫子奚獨以至德稱之。曰。泰伯惡可與臧、札比哉。臧、札之讓。讓于得國之時。人皆知之。其讓也。顯而易。伯之讓。讓于未得國之先。人莫得而知。其

讓也隱而難顯而易者。其國幾階于亂。隱而難者。其後遂有天下。非夫子表微。人孰知其德之至哉。

邵環林曰。殷讓周之說。尤創而確。名論實經疏也。

節義論上

從來天下風俗政教。事事皆今不如古。獨于氣節一途。則爲古不如今。何也。古之論氣節也寬。今之論氣節也嚴。古之論氣節也恕。今之論氣節也刻。晚近以來。世愈澆而法愈密。設一必死之陷阱。驅而納之。至迫于無所逃。積之久而人漸趨之者衆。此亦風會使然。蓋臣以必死爲忠。則赴死者易。忠名濫而忠道轉晦矣。孔子曰。見危授命。又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禮曰。謀人之邦。邑敗則死之。知古聖人之論臣節。非不諒其人之所處。而繩以忠臣不事二君一語科斷也。春秋書死節者三人。孔父、仇牧、荀息而外無聞焉。于陳文子則許其清。于蘧伯玉則美其爲君子。于晏平仲則稱其爲善交。之數子者。皆當國亂君弒之日。而委蛇觀變。律以今之氣節。幾于臨難苟免。皆不得爲完人。豈聖人之取舍、猶有未至乎。由此推之。大臣有社稷封疆之守。與國存亡。下至一官一邑。有守土之責者。則死之。國家有內難。帷幄輔弼之大臣。與君存亡者。則死之。疆場禦敵。領軍將帥。有死綏之責者。則死之。與夫宗臣勳戚。凡平日之高爵厚祿。曾膺寵遇者。則死之。無論當官去位。律以致身之義。自無可逃。至若冗員散秩。沈淪下位。與初沾一命之士。能死者固不失爲忠。即不能死。亦不足深罪。聽其人之自擇焉。如是而有能蹈死者。斯天下之眞氣節見矣。然當死之中。又有別焉。一則義固當死。不幸值君之失道。內患猝起。非有易姓革命之事。身爲大臣。當以宗社

爲重。而不容遽死。一則天下未定。羣雄割據之秋。君臣之分未定。皆可留此身以待用。此又義之出于變。而可以無死者也。蓋死義者、經也。保身者、權也。死義者、律也。原情者、例也。經有定體。權可隨時。律有不易。例可變。通試繹夫大雅明哲之旨。孟子傷勇之言。質以春秋所書死節之臣。而理自明矣。

節義論中

或有見余之說者。詰余曰。如子之說。導人以不忠之行。開人以偸生之門。上悖國典。下壞人心。不亦惑世誣民之甚乎。余曰。非也。譬之一邑造反。則一邑之人洵有罪矣。槩予駢誅。亦復何詞。然王者於此。殲其渠魁而赦其脅從。則國威未始不伸。而德愈溥矣。夫殺身成仁之事。上哲猶難。即過死傷勇。亦出賢智之過也。天地生人。賢者少而不肖多。使必以上哲之事。責之中材以下。而使之盡能。勢必詐僞滋起。舉凡貪位苟祿。禍國殃民之輩。皆得僥幸一死以塞責而竊美名。不若區而別之。若者當死。若者可不死。度其地。原其情。以爲差。故有雖死而不爲忠。有不死而非爲倖者。惟寬其可以不死。而後責夫所當致死。則當死者愈不可逃。是說也。道雖寬而義更嚴。非眞導人以不忠也。如晉之羊祜、杜預。皆爲魏臣。唐之房元齡、杜如晦。皆嘗仕隋世。而稱爲名臣。至如沈約、褚彥回、江總輩。皆以執政大臣。靦顏而仕兩朝。又如李陵之喪師。庾信之奉使。皆見危而不能致命。此固當死而不死。無可解免者也。他若徐勣、李靖之武略。王珪、魏徵之諫納。其功業炳于史册。跡其所事。皆非一節。此又君臣之分未定。而自揣其材之足用于世。故不屑小節而就功名。譬之春秋之管仲。聖人許之。此皆當死而可以無死者也。夫朝廷崇獎忠烈。風勵臣節。立法不

得不嚴出乎此則入乎彼。不容別開徼幸之門。況後世人心不古。道與世升降。所謂大爲之防。民猶踰之。自不得復以春秋時臣節相例。至儒生尙論。竊取聖人春秋書法。與論語許管仲之言。以著其當死可不死之辨。庸何傷。

節義論下

或又曰。臣子之于君。猶女子之于夫也。如子之說。臣可以事二君。女亦可事二夫乎。余應之曰。是亦不可一例論也。古來女子之以節烈著者。史傳美之。而列女中所紀載者。或以德。或以才。亦不必皆出於節而稱賢。故朝廷有旌節之典。而律文不科改嫁之罪。蓋能自蹈于義者。王者嘉之。其不能者。不強使也。攷之史。秦銘有有子改嫁爲不貞之文。則無子者不罪也。魏志有侯妻不復配之制。則士庶不禁也。漢、唐公主。夫死更適者。列傳書之。史家不諱。韓文公女改適皇甫持正。墓誌著之。范文正母謝夫人再適歐陽永叔。碑銘詳之。文家不諱。范氏義田贍族條。著有再嫁者予廿千。葬者視再嫁之數。見錢公輔義田記。此自來女子不醜改嫁之明證也。自宋儒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論。明以來。女子一經改嫁。遂擯之不齒之列。而天下婦人。亦皆恥言改嫁。而強爲守節。于是有託名不嫁。而中藏醜言者矣。有青年抑鬱勞瘵。而枉其生者矣。有飢寒無活。母子俱斃。致斬其夫嗣者矣。竊美名而貽實禍。此皆宋儒一言爲之俑也。禮云。從一而終。夫死不嫁。不知此爲士大夫以上言之。非以律匹夫編戶之賤也。況境有安危。事有常變。設有青年無子。拙于女紅。內外無依。貧無所活。而必以守節二字。強之餓死。是豈先王制禮之心。且有呱呱遺息。朝

不謀夕。其情更慘。使改適得人。藉其撫育。而夫嗣轉得不絕。較之餓死。二者孰賢。觀於禮有同居繼父之服。則知夫死不嫁之言。儒者不容偏泥也。由是言之。女子之守節。與臣子之死忠。其道同揆。亦當權其所遭之時地以爲斷。而不可漫持失節二字。以相訾謷也。

邵環林曰。三論深有得于聖人經權之旨。爲常人所不敢道。在集中可當立言。勿以驚世而議其說之偏也。

吳心葵曰。竹汀錢氏有云。古之出婦再嫁。不爲失節。與爲臣而失臣道。雖事一君。不可謂忠。二說可與上論相表裏。皆準情以通變。非故違道而立異者比。

秦三十六郡攷

按史記。秦幷諸侯。分天下。置三十六郡。今詳其名。合內史而有鄣、黔中。無南海、桂林、象郡者。史記裴駰注也。別內史而有南海三郡。無鄣、黔中者。漢書地理志也。合內史、南海三郡。幷鄣、黔中。增閩中。爲四十郡者。晉書地理志也。其班志不言秦置。而爲秦郡者。後漢書郡國志。丹陽之爲秦鄣郡、武陵之爲秦黔中也。其裴注未言秦郡。而見於漢志注者。東海郡下。應劭曰。秦郯郡也。（應亦後漢人。首注漢書集解。）其別內史幷數鄣、郯二郡。去閩中而增榆中。爲四十郡者。明陳芳績地理沿革表也。聚訟紛如。幾令考古莫適所從。已不揣譾陋。取史記合兩漢、晉地志文注。反覆參稽。而知三十六郡之名。裴注最近之。竊謂於裴注當增郯郡。別內史而爲三十六。於晉志當去閩中。而增郯郡。合內史而爲四十。漢既分內史爲三。當幷數馮翊、扶風。得四十二。

與班志總注凡郡國一百三。漢增置六十一之數適合。如此則諸說可通。史志之文。皆無違戾矣。班志統漢郡下。有秦字者三十六。今三十六郡之名。不從漢志。而從裴注。何也。以始皇二十六年。初幷天下。分置諸郡。自不得列後之平百越所置之三郡也。況漢志總論云。本秦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下云漢興稍復開置。知三十六郡。第溯其初制。非綜秦一代之建置。而南海三郡下。又明言武帝元鼎六年開。則雖曰秦郡。已入之開置。其不當併數於前三十六郡中明甚。不得以數之偶合。強爲依違也。惟秦以內史外分三十六郡。猶後世之以畿輔直隸京師。內史自不在三十六郡之列。故裴注當參以漢志注中郡郡補之。至晉志之四十郡。則以漢承秦制而言。不得不列內史。而幷入南海三郡。陳氏去閩中而增郯郡爲得之。乃欲別內史而復意增榆中。此其失也。要之論秦初分天下置郡。斷以裴注三十六郡爲主。增郯郡而別內史計之。以漢承秦制而言。則從晉志之四十郡。去閩中而增郯郡數之。蓋由初而言。不當列內史於諸郡。由後而言。不得外內史於秦置。其異於漢志者。鄣與黔中本之郡國志也。郯郡本之漢志注文也。三十六郡之名。既得其實。則裴注與漢、晉兩志之相違。不過在南海三郡之離合。內史之出入而已。一溯其始。一紀其終。大致本無極梧也。若閩中之名。雖見史記。而兩漢地志未載。則以漢平東越。已虛其地。此與塞外榆中三十四縣。旋置旋棄。皆在所當略矣。

張鹿樵曰。熟于史志。攷辨精確。自來聚訟。得此論定。尤稱老吏斷獄。潛研攷強史記以從漢書。固矣。

攷牀

說文曰、牀、安身之坐者。徐鍇注、從木爿。象人衰身有所倚著也。此專指坐而言也。釋名曰、人所坐臥曰牀。牀、裝也。所以自裝載。此兼坐臥而言也。證之經。詩北山云、或息偃在牀。禮內則云、少者執牀與坐。孟子云、舜在牀琴。此牀爲坐具之證也。又禮檀弓、樂正子春坐于牀下。喪大記、疾病寢東首于北牖下。廢牀。春秋襄廿一年傳云、掘地下冰而牀焉。此牀兼臥具之證也。然古之牀與今之牀異。古之牀主于坐而兼臥。今之牀主于臥而或兼坐。牀之名同而牀之用少殊。何以言之。古者坐寢皆于地用席。貴賤有等。凡經言席皆指坐席言衽。皆指臥席。如禮請席何向。請衽何趾。曲禮內則兩見。又士昏禮、媵布席于奧。又御衽于奧。媵衽良席。是也。牀之席以簀。爾疋簀謂之笫。注曰、簀、牀版。明與設地之衽席迥異。故其名亦異也。攷牀之制。于古未詳。大約如今之榻而小。或與今凳之闊者相類。故可執亦可移。其爲物取于安身適體。宜于衰老疾病之人。故可坐可倚亦可臥。其設之也。于寢室而不于堂。以供老疾者坐寢之具。及人死襲斂時用之。此皆禮之變。非禮之正也。惟古之寢。以席地爲正。故人死屬纊時。必寢地。曾子之易簀。卽喪記之廢牀。所謂正終者此也。說文牀字注又云、古者恭坐則以席。明席于地。不于牀也。愚申之曰、古者正寢則以衽。衽亦于地。不于牀也。設于牀者爲簀。布於地者爲席。席不設於牀。簀不布于地。故易簀者。謂廢牀也。反席者。謂寢地也。經有明證。不容混也。又斯干篇八章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其末章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蓋以生女輕。以常禮處之。生男重。特變禮以寵異之。益見寢地爲古人之常辭。義尤明顯可據。斯義一明。則此章之寢地。與喪記之廢牀。古禮本屬平近。而非迂遠矣。先儒有以生女寢地。爲卑之以合坤順。又解

人疾病廢牀。冀生氣之復還。此皆不得其說而爲之辭。拂經違義。不攷之甚也。

孫子瀟曰。釋牀而兼衽席之義。亦復明晰。可補揚雄方言釋名之遺。

張惠卿曰。精闢確當。非藜牀著膝皆穿者。不能有此論。古卓識。

五穀辨上

按諸經有百穀、九穀、五穀之稱。然人所日以飯食者。惟五穀爲正品。五穀之品別。而後餘穀皆可得而辨。夫五穀不分。古有是言。誠以穀之爲物。莖苗穀實。名目甚繁。或彼此互稱。加以南北方音之異。今古雅俗之分。益致紛賾而莫可辨。試爲一一論之。攷說文曰。禾、嘉穀也。又曰。莖節爲禾。粟、穀實也。米、粟實也。梁、米名也。此四者。疑爲古者穀米之共名。非專指一物之稱也。何以言之。尚書禹貢。百里賦納總。注。禾藁曰總。下云。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注。粟、穀也。春秋桓十四年穀梁傳云。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周官倉人掌粟入之藏。舂人掌共米物。則粟之爲穀。猶米之爲米。非專指一穀。夫人而知之也。詩豳風七月。納禾稼。疏云。苗生既秀爲禾。種植諸穀爲稼。禾稼者、苗幹之名。又言禾是大名。非獨黍、稷、稻、穋而已。愚謂黍、稷、秫、穈、稻、稌。字從禾者爲禾屬。未刈在田時。皆得謂之禾。如詩言禾稼、禾役、禾長皆共名。其明證也。又粱字從米不從禾。與精、糲、粔籹同類。明非禾種之名也。古米穀、粱、粟皆爲穀實之共名。粱字亦從米。是指米之美者言也。曲禮。粱曰香萁。注。謂取其莖葉皆香之義。疑粱乃稻米之香者。如今南方有紅蓮香秔之類。義疏云。粱、陸稻。觀于詩禮中言粱多與稻並稱。猶言黍與稷並稱者。誠以類舉也。乃黍、稷分二種。而稻

粱不別爲二者。則以黍、稷雖一類。而莖葉少異。故得別其種爲二。稻、粱則苗實皆同。所異在氣味。故可別其米爲粱。而不能別其種于稻。蓋粱之統于稻。猶秫之統于稷也。粱卽稻而異在香。秫卽稷而異在黏。粱以香得名。秫以黏得名。其義一也。攷五穀之名。見于周禮職方者有四。黍、稷、麥、稻。其一注曰菽。見于戴記月令者有六。稻、黍、稷、麥、菽、而多一麻。皆無粱名。則粱之非別爲一穀明矣。程瑤田九穀攷、邵晉涵爾正正義。皆以粱爲粟。粱卽今之小米。瑤田又謂禾卽是粱。粱卽爲禾之米。此臆說也。使禾粱果別爲一種美穀。何以五穀中不數其名。而職方、月令亦絕不一載乎。必知禾、粟爲共名而無專屬。粱卽稻米而非穀名。庶五穀之品。可得而識矣。

張椒卿曰。辨證精核。可補義疏所未備。昔王劭因稷曰明粢一句。立八疑十二證。以辨其僞。此文殆堪繼軌。至云字從禾者爲禾屬。粱字從米。與米粟同。斷非穀名。是眞讀說文而別具神悟者。

孫子瀟曰。通藝錄九穀攷。可謂明辨以晳矣。而解禾粱轉嫌含混。得此從禾從米之辨。乃昭然若發蒙矣。

五穀辨下

按五穀稻、麥、菽易辨。惟黍、稷爲難辨。以稷爲粟。本之爾正注。陶隱居注本草云。不識。恐與黍相似。惟元吳瑞日用本草曰。稷苗似蘆。粒大。南人呼爲蘆穄者。得之。程瑤田云。卽今之高粱。有赤黃白三色。赤色有黏不黏二種。黃色者多黏。白色者多不黏。北人皆呼曰秫秫。其稭曰秫稭。說文云。秫、稷之黏者。則高粱爲稷

審矣。特今人渾稱爲秫耳。又月令曰。首種不入。注謂稷也。今諸穀中惟高粱種最先。諺云。九裏種高粱。邵晉涵亦云。北方高粱早者種以二月。南方則在三四月。今人祭祀用以代稷。尤爲明證。李時珍反以爲誤。非也。黍卽今之小米。通謂之粟。黏者可以釀酒。不黏者爲糜。亦曰穄。有黑黃白諸色。黑白者多黏。黃者多不黏。亦有赤者。粒小。齊民要術云。黍以三月上旬爲上時。以五月上旬爲下時。瑤田云。今北方小米播于二三月。黃小米播于五月。愚謂此二米皆爲黍。種有早晚。故時有先後。不得以小米之早者。獨別之爲粱粟也。又齊民要術云。黍生六十日秀。秀後四十日成。較他穀熟最早。計上時種者。六月上旬可穫。下時種者。八月初旬畢穫。夏小正云。二月往耰黍。月令。仲夏之月。農乃登黍。此卽小米之播于二三月者。所謂上時也。說文云。黍以大暑而種。淮南云。大火種黍。此卽黃米之播于五月者。所謂下時也。早者以暑至而穫。晚者以暑至而種。故曰黍者、暑也。猶南方之稻。早者七月中旬已穫。晚者九月中旬方熟。無足異也。邵晉涵以釋文有黍或云蜀黍。與素問有南方赤色。其穀黍。中央黃色。其穀稷之說。且謂一稈二米。今小米所無。惟高粱有之。斷以今之高粱色赤爲黍。小米色黃爲稷。余謂此說果信。則今高粱之種。早者在二月。無以解稷之爲首種。遲者不逾四月。又無以解大火之種黍。不合一也。其穫早者亦需八月上旬。更無以解仲夏登黍。與豩惟生黍之文。不合二也。又古度量起于累黍。試以高粱之實積之。必且大于今日之度量。何況于古。不合三也。蜀黍之說。釋文著或云。明不爲定論。至一稈二米。原屬異種。如嘉禾瑞麥之類。不必以今小米所無爲疑。又齊民要術載黍本有赤白黃黑數種。赤特其一色。今小米亦有之。且黍爲南方之

穀。取其性味屬火。并不必泥于黍色之定爲赤也。夫以黍爲小米。舊說皆然。特混入稷言之耳。以稷爲高粱。本之吳氏瑞。參以程氏瑤田之說。以粱爲稻米。依据義疏而證明之。似爲得其實。故詳著其說。以俟好學博識之君子擇焉。其稻、麥、菽三穀。品目雖多。人所易辨。不具論。

張揖卿曰。周子之兄不辨菽、麥。注云。菽、麥最易識別。明古人亦以黍、稷爲難分也。得此疏證。乃得瞭然。孫子瀟曰。黍、稷之辨。程氏已極精核。此更援據經文。爲之推波助瀾。可以釋景純之疑。而補邢疏之缺。

五穀續辨

攷黍、稷一類而分二種。稻、粱一類而同一種。前辨已詳論之矣。何則。蓋粱卽稻米。凡稻米不皆香。而粱則米之香者。禮曰。粱曰香其是也。故以米言之。可別爲二種。而當其在田未穫者。總名爲稻。非若黍、稷之莖葉皆異。而可分二種。故粱雖美穀。而職方、月令。不數其名。此皆經傳之可攷者也。筆談云。稷爲今之穄。齊晉之人。讀稷皆祭晉。爾雅翼云。稷又名糜。故祭祀之號。稷曰明粢。粢與穄。皆稷音之轉也。二說釋稷字甚確。惟羅氏以粱爲粟之說則誤。而近人三餘偶筆。反以爲非是。而以稷屬之粱。以穄屬之黍。不知于黍之外求粱、稷而漫欲于黍之一類分之。強以黍穗之大者爲粱。穗之小者爲稷。以黍粒之圓者爲稷。橢者爲粱。舉粱、稷而皆統于黍。是黍一穀而兼有三穀之名。紛紛謬說。不攷之甚矣。按玉藻。沐稷而醴粱。內則云。豕宜稷。犬宜粱。稷、粱。黍爲二物。而可以稷爲粱乎。特以粱爲稻米之美名。故凡米之美者。亦或借稱之。亦如米粟之類。皆爲共名耳。故粱雖專屬之稻。而詩恆之糜芑。鄭注于粟之赤白者。亦以赤粱白粱釋之。當

知非粱之定名也。內則云。飯黍、稷、稻、粱。而下又云。白黍黃粱。蓋黍有赤白黑三種。粱亦有赤黑白三種。而此二者。尤宜于飯。故別言之。若以粱爲稷。則稷也、粱也、黃粱也。一物而三言之。作何解乎。且稷色本黃。又何別言之乎。或謂粱既不屬之稷。安見必屬之稻。愚謂此則以經傳多稻、粱連舉定之。且本諸義疏。粱曰陸稻之文。非臆說也。蓋五穀惟稻、麥、菽三者。南方有之。名亦未變。所難悉者。北方之黍稷耳。今攷北土所種麥之外。惟有高粱、小米二種。小米一名稬米。亦稱粟子。卽古之黍也。高粱一名蘆穄。卽古之稷也。以黍亦有穄名。故稷以蘆穄別之。以苗之勁直似之也。以稷而亦名粱。故以高粱別之。以苗之高大言之也。總之生植之物。非若車服器械之與時異宜。或古有而今無。況農家樹藝之恆。民生朝夕是賴。又非若茶荈烟草之沿俗而增。爲昔無而今有。譬之九州之封域。縱今昔異名。而壤地不變。故古之五穀。證以今時所種。而可得其實。以今之所種。求古之五穀。而自悉其名。經注中有錯異者。以共名定稱通之。紛紛謬說。不待辨而明矣。

張鹿樵曰。余往來南北。見田野中五穀。皆高不過尺餘。獨稷則高幾一丈。始知文中以苗之高大言之一句。爲精確不磨。

亡無字辨

攷亡字。說文云。逃也。玉篇云。死也。無也。廣韻云。無也。滅也。集韻云。失也。並武方切。無字。本作橐。說文云。亡也。玉篇云。不有也。並武夫切。又按無字。說文、玉篇卽在亡部。此二字形聲皆異。截然不混。義雖互通。而中

有區別。非若他字之可通借也。試一一論之。大抵亡字之義主實。兼有失意。凡物之自有而無。與理之當有而無者。則用亡字。如詩之何有何亡。禮之稱家有亡。則亂益亡。論語不如諸夏之亡。今也則亡。亡而爲有焉能爲亡。孟子問有餘亡矣之類。皆爲足上之辭。對有而言之也。無字之義主虛。凡物所本無。與理之不當有者。則用無字。如書之無怠無荒。詩之無小無大。無非無儀。禮之聽于無聲。視于無形。論語之無諂無驕。孟子之無禮無義。他如無求無欲。無若無已之類。皆作不有解。爲起下之辭。非對有而言之也。又攷陸氏釋文。于書中亡字。惟禮記稱家有亡下云。皇如字。無也。一音無。論語亡而爲有。焉能爲亡句下。皆云如字。無也。餘皆無音。又禮記中亡字。鄭注、孔疏並云無也。不云亡通無。蓋古者有亡字。與死亡、存亡、在亡字一例。皆讀武方切。故唐以前亡字。祇有無字解。而不讀無字音。其一音無者。存異讀。非正音也。宋以下。凡亡字作無解者。皆直讀爲無字。而亡與無之別。其義遂滅絕矣。試思檀弓有、無過禮苟亡矣。與論語曰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皆上下兩句中。亡無錯出。豈眞漫無區別。而隨手異文乎。此二字之義不明。于是笙詩創有聲無辭之說。泥古者又謂經典中無字。古皆作亡。迺變篆爲隸時改之。其間存一二者。係誤讀爲存亡之亡。故其言亦似是而非。要不知古人之用二字。本不相混也。暇時偶繹此義。遂書之以與當世善讀書者共證之。

孫子瀟曰。亡與無字。形聲義本自迥別。邨學究自讀別字耳。主實主虛二義。抑何精審也。

笱字無平音辨

攷笱字。玉篇古後切。廣韻、古厚切。集韻、韻會、舉后切。陸氏釋文。詩谷風。無發我笱。音古口反。捕魚器。爾雅釋器。婺婦之笱謂之罶。音狗。皆讀上聲。古收厚字韻。今收有字韻。惟莊子胠篋篇。鉤餌網罟罾笱之知多。釋文笱字下音鉤。釣鉤也云云。今人遂謂笱字有平聲讀。當收尤韻者非也。愚謂此條音義。當有脫誤。按笱字。陸氏於詩音古口反。於爾雅音狗。知莊子音義。亦必音狗。斷無歧出此條。鉤釣鉤也。是釋鉤餌二字之義。音字下必脫一狗字。當爲音狗。與上餌音如志反。罾音曾同。皆先釋此句之音。下云。鉤、釣鉤也。餌、魚餌也。廣雅云。罟謂之罔。罾、魚網也。爾雅。寡婦之笱謂之罶四句。是重起釋此句之義。先音後義。非倒置也。觀下文羅落罝罘句。亦先釋罘字。云本又作孚。音浮。下方釋爾疋云。鳥罟謂之羅。兔罟謂之罝。罽謂之罘云云。其例甚明。或古書傳寫訛狗爲鉤。後人不知。衍去一鉤字。遂成今本之駁文耳。今證以陸氏他經之音切。繹本篇解經之體例。合之玉篇、廣韻、集韻、韻會諸書之不收平音。則莊子音義之脫誤無疑。殊不可爲典據矣。

三十六字母辨

世傳三十六字母。爲唐釋守溫撰。宋司馬溫公切韻指掌圖、鄭夾漈七音略、金韓道昭五音集韻、元劉士鑑切韻指南皆宗之。惟皇極經世書有五十音。以合大衍之數。此自爲一家言。非韻書也。字母之有增減者。自韻會始。韻會亦三十六母。而併照穿床于知徹澄以知徹審澄孃禪爲次商音。而于疑母下增魚字。于影母下增幺字。于匣母下增合字。此乃韻會之三十六母。而非古傳之字母也。餘如韻略、易通、通雅有

減母爲三十或二十者矣。如等切、元聲、類音。有增母爲五十或四十二者矣。此皆圖于方音。惑于異說。拘一己蹇吃不靈之舌。疑天下之人皆無此音。溺一方侏儒啾唧之音。妄謂天下之人當共有此聲。各逞其私。紛紛增改。俾學者靡所適從。無怪切韻之幾成絕學也。夫人聲本于天籟。準陰陽清濁之例推之。可得五十音。經世之說。自有至理。然求其有音有字者。在中土之人。此三十六字母。實已括其全。奚必虛立無字之母。而強以濁母上聲不正之字音填之。此增母之謬也。三十六母。舌、脣、齒三音居二十六。今乃幷知、徹、澄于照、穿、床。幷泥于孃。幷非于敷。幷奉于微。刪去六母。則存三十母矣。又甚者。幷去羣、定、並、從、床、邪、禪、影、匣、喻十母。則共存二十母矣。舌、齒不分。牙、喉莫辨。鹵莽滅裂。將清濁輕重之次第而盡紊之。此刪母之爲尤謬也。請一一論之。夫知、徹、澄、孃四母。爲舌之次音。猶照、穿、床、審、禪五母。爲齒之次音也。所以混爲一音者。由呼之不正。其音不從舌出。遂混入齒音。而遂謂舌無次音。可乎。按知、徹、澄三母音必令舌端放空。不著齦齶。而以舌之中面黏上齶。用力呼之。其聲卽得。與照、穿、床三母音之空舌齊齒于齒縫中出聲者迥別。又知、徹、澄三母音出口時。張脣而聲扁大。照、穿、床三母音出口時。撮脣而聲扁細。卽以吳郡言之。郡人多照、穿、床音而不辨知、徹、澄。吾邑又多知、徹、澄音而不辨照、穿、床。合兩地之音。卽知、照兩類之音皆備矣。又如知、緻與止齒。知、徹、照、穿之分也。郡人呼止齒二字音甚正。吾邑則皆讀齒頭音與姊此無別。又如張與章。知、照之分也。郡知混知于照。張章同音不分。則云立早弓長以別之。吾邑則有讀章如臧。亦爲正齒混入齒頭。此又可卽方音之不正者。見照、穿之自爲齒音。而不同于知、徹舌音之明證也。至泥、孃二母。

尤難辨。江愼修云。泥母舌頭微擊齶。齶之末近齒處。孃母舌腹黏齶。齶之中齒齦上有楞處。趙凡夫云。唱泥母舌動而聲在舌端。唱孃母舌靜而聲在喉鼻。辨泥孃二母。最精確入細。愚申之曰。唱知徹四母。皆用舌腹偏起著齶。舌腹即舌面之中。用力呼之。而孃母尤重。忍收其聲。入喉鼻間出。如豬攄除衄。知絺馳尼。必使衄尼二字。與上三字連唱。聲韻一串相諧。不混入疑、泥、來三母。則孃母之音正矣。其非、敷、奉、微四母。今人只呼二音。如非微二字。呼近第一第四母音。餘夫無方亡風逢分文。皆近第二第三敷、奉兩母音。須知非與敷。奉與微之別。全在脣縫開合。呼吸粗細間辨之。呼非母。脣口合而微努。然後微開脣縫出之。聲扁而薄。音輕而揚。而非母音正矣。呼敷母。開脣縫呼之。聲圓而少大。則敷母音正矣。呼微母。脣口略偏。將上奉母音。少斂細而收之。則微母音正矣。非、敷之不爲一音。猶幫、滂之不爲一音也。非發而敷送也。奉、微之不爲一音。猶並、明之不爲一音也。奉縱而微收也。今試以四聲轉入之法明之。如非霏肥微。轉入則爲弗拂佛物也。今人讀非霏皆如輕脣第一母音。而讀弗拂又皆如輕脣第二母音。試將非字用四聲法調之。覺有非字入聲清而扁者。不可讀如拂。而弗字非母音出矣。又試以拂字轉平聲呼之。覺有較非字音少濁而圓者。不可讀如非。而霏字敷母音得矣。學者能如此體會。便知非、敷二母。有截然不可混者。而奉、微之分。更不辨而明矣。匣、喻易混。淺深喉之分也。匣爲淺喉。聲出喉外而洪亮。喻爲深喉。聲在喉中而細啞。禪、日亦易混者也。禪音合齒。聲細濁而呼重。日音微開齒。聲粗濁而呼浮。至疑、喻、泥、來之混。北人爲多。南音尚正。江氏音學辨微言之已詳。茲不具論。

支塘爲南沙廢城辨

支塘城距縣四十五里。顧景范方輿紀要云。其地卽南沙廢城。元季張士誠。因故址築王、侍御（蛻）蘇州府志云。南沙廢縣在縣西北境。宋書州郡志云。本吳縣司鹽都尉署。吳時名沙中。晉初割隸暨陽。後置縣。屬晉陵郡。琴川志云。今縣北南沙鄉是也。按南沙地與江陰接壤。故海虞屬吳郡。而南沙則屬晉陵。其說至爲明晰。而或者又據晉書咸和五年。石勒將劉徵寇南沙。殺都尉許儒。進入海虞。明年。勒將韓雍寇南沙。及海虞。皆由東南海道入西北。以南沙濱海故也。若謂南沙在縣西北。則必先犯靖江、江陰。而後至南沙。而當時無聞。以證南沙之當在支塘。其說更似是而非。愚謂引海道入寇。以證南沙之必在東南者。特以白茆、許浦與支塘相近耳。不知海虞與南沙。自昔皆濱海之區。沿江諸浦。皆可由海道而入。南沙鄉在縣之西北。正當今福山港、奚浦、黃泗浦之衝。其地豈不可以入寇。而謂其必由許浦、白茆而入乎。琴川志所云南沙。卽今之南沙鄉。其說自不可易矣。

南沙廢城。今無可攷。大約與慶安、福山兩鎮相近。六朝遺蹟。海內存者有幾。況沿海沙磧之壤。朝坍夕漲。其湮沒更無論已。而顧宗人（鎮）支溪小志。本方輿紀要之說。謂張士誠于支塘祇有移城。而無築城之事。則其爲臆說。周廣文（昂）辨之云。南沙城在唐時已爲廢壤。豈有歷七八百年之久。磚甓依然。待後人移建之理。此論頗快。愚申之云。此特附會明張采崇禎州志。有太倉城、元張士誠將蟻運支塘城所築之文。少變其說。以爲太倉城直徙自南沙故城。而支塘之爲南沙益明。則近理而彌亂眞矣。攷張寅嘉靖太倉州

志云。太倉城、元至正十七年。張士誠遣將高智廣來守。始築城以備寇。紀載最先。並未云移自支塘。不知後志何據而忽增移城之說。且支塘城之築。當在廿四年開浚白茆之時。則太倉之役。灼然在支塘之先。而顚倒若此。其謬不待辨而明。況士誠既據全吳。卽重有建置。其財力豈復有所吝。而必屑屑爲此。既成旋毀之舉。揆之事理。亦所必無。推後志之謬。殆惑于常熟志舊有宏治間移支塘城改築之說。而欲遷就其事以彌縫之耳。不知邑志移城之事。本出傳訛也。

按邑志。桑修于宏治丙辰。鄧修于嘉靖己亥。置州事兩公皆親所見知。而移城之說。二志皆未書。可證其必無。攷其說始著于龔志。龔書素稱精核。而于此事。則未免失攷也。自記

校書說一

客有問于余曰。子之校書。以不改爲主。如此又曷取于校乎。余應之曰。是乃所謂校書也。古人校書。祇于一書有諸本者。攷其同異。別其音義。定成善本。未有采摭他書之文以竄改者。漢人解經。首推康成。其注禮記。如書之兌命。尹吉。言乃謹。周田觀文王之德。詩之以畜寡人。我今不閱。履無咎言。有梏德行。第云某字書、詩作某。仍卽本文詮解。未嘗輕易一字也。又如史記、漢書凡引詩書。其文多與今書不合。而裴駰、司馬貞、如淳、師古諸家之注。皆悉仍本文釋之。由此言之。書之不容輕改明矣。客曰。御覽出自後代。類書非經史比。且其舛錯謬誤。多不可卒讀。校而不改。可乎。余曰。御覽雖非經史。猶宋初古籍。校書之體。不可易也。惟應據諸本異同。攷其得失。擇善而從。倘諸本皆同。而其義絕不可通者。迺證於所引之本書。本書既

佚不得已迺證之唐代類書及子史各注其實有形聲脫誤之迹屬後人傳抄之誤者乃可改之否則明知其誤無寧闕疑蓋不當改者固不可改卽不可不改者必愼之又愼如是則改者自少以云不改不亦可乎客又曰古書取其津逮後學如子之時仍繆襲訛則何貴于校刊且今所傳經史與近代類書皆海內通行之本學者所依據而必執御覽之殘文斷簡爲是何子之膠固已甚乎余應之曰御覽之書成非一手其中體例之雜采錄之舛誠所不免在今日貴重之者特取其唐以前既佚之書幸存一二可資攷據其所引經史百家與今書不合者大約非今古傳本之不同卽出自編纂諸臣之增損其是者固足廣好古之見聞其非者可存而不論至既佚之書又何從而臆斷之與其信轉相販鬻之類書不若信御覽爲得矣使必一一求其文從字順吾恐非者未必去而是者或轉爲非自是御覽之書與村塾兎園册無異攷古者奚從藉以爲攷據之資哉近人有云誤于不校者可以校治之誤于校者其弊將不可治眞名論也況今日校刊其書非重修其書不害傳疑海內人士欲讀御覽者俱苦于無書不苦其謬誤安見少邢子才其人而慮其難讀乎倘見其與通行諸書異從而嗤點之者其人必不肯讀御覽者也亦必不能讀經史諸書者也子可無慮此問者唯唯而退

吳頊儒曰名論快論具此學識方可校書

校書說二

客旣退同學張子問曰先生之說證之漢人解經之法固有合矣信好如朱子於大學則定章句矣於孝

經則有刊誤矣。或重定篇次。或刪易字句。至今遵行。豈朱子亦可非乎。余曰。朱子之刪定。豈後人改書之比。如大學傳首三四章下。皆注云。舊本在某句下。孝經經一章下注云。舊分爲幾章。衍去引詩引書者幾。凡所更定。必詳注舊本云云。則雖改而本書之舊仍存。卽謂之未改可也。且子以爲改書起于朱子。余則以爲校書而不改書者。莫善于朱子。不獨解經然也。觀陰符、參同攷異。則兼解文義也。韓文攷異。則正其字句也。皆博采諸本。詳列句下。以朱子之學識。何難折衷一是。而猶作傳疑未敢專斷者。誠愼之至也。且校之與改。義亦迥別。凡同一書。而據甲本以改乙本者。謂之校。校一書。而摭他書以改者。謂之改。若憑臆竄亂。而幷滅其迹者。則改而妄矣。妄改之病。唐、宋以前。謹守師法。未聞有此。其端肇自明人。而盛于啓禎之代。凡漢、魏叢書。以及稗海、說海、秘笈中諸書。皆割裂分幷。句刪字易。無一完善。古書面目全失。此載籍之一大厄也。國朝文教蔚興。名儒輩出。皆知講求實學。宋、元古籍。寶護惟謹。近抱經、經訓兩家。校刊諸書。皆稱善本。實一洗明代庸妄之習。然多據他書以攷訂一是。未合唐、宋以前先儒謹守之法。所善者在注存舊本。不沒其眞。猶循朱子攷異之例。俾學者得以攷其得失。則是寓改于校。而非專一于改也。若第法盧、畢兩家。據他書攷訂之意。而去其注存舊本之例。則又專主于改。而全失校書之法。其與明代眉公諸人。相去幾何哉。夫今人之學識。遠不逮古人。重以八百餘年之古籍。所載又多漢、魏、六朝遺文。艱深隱奧。讀之者方且目瞪舌撟。茫無涯涘。卽闕其所不知。亦誰得而訾議之。顧欲挾三家村學究嗤點童子舉業伎倆。強作解事。屑屑求通。以自居于攷訂。多見其不知量也。

吳頊儒曰．識見既高．而筆足以達之．二文可備天祿、石渠之用．民心葵曰．具此卓識．迺可證崇山之墜簡．綴汾河之委筴．

第六絃溪文鈔卷二

席子侃說文校勘記序

古小學之書亡矣。今學者得賴以少窺六書之旨者。惟許氏說文解字僅存而已。迺歷魏、晉至今時千六百餘年。惟唐縉雲李氏、南唐二徐氏曾加刊定。終未有一人爲是書作疏解者。蓋古書之湮晦。未有若說文之甚者也。我朝文治昌明。名儒蔚起。吾吳紅豆惠氏。始以說文提唱後學。謂不第形聲點畫。足攷制字之原。其所訓詁。實佐毛、鄭諸家之所未備。其所徵引。又皆魏、晉以前眞古文。一句一義。在今日皆爲瓌寶。故于此書。丹黃校勘。旁記側注。一生不輟。世所傳惠校說文本。前此未有也。吾友席君子侃。窮經嗜古。得惠氏書。讀而善之。惜其隨手札記。未有成書。欲推廣其義例。作說文疏證。先辨形聲字母之體。次別古省通借之義。其中訓義。及所徵引。皆根據漢人經注。及馬、班二史、周、秦諸子。更參玉篇、廣韻諸書。疏通證明之。正自來傳寫之訛。糾二徐附會之說。如瓊字重文璇。據玉篇定爲璇之省。然字重文難。據漢書當作蘭。草難二字。乃難之訛。竟、卽境。易、卽場。乃古文而非從土省娶、爲取儐、爲賓。皆省母而非古文。蘷、應作夔。蘊、應作溫。明一字兩母之非。他如草爲象斗。引祭統草艾則墨之文。爲經典中以草爲皂之證。讎仇之別。引春秋傳憂必讎焉。讎必保焉句。證杜氏竄改未盡之迹。茲、玆、滋三字。聲同而形義各別。不容假借。經傳中文多相混。皆當據說文以正定之。此類皆發前人所未發。其所獨到。如貯訓廔。稷通戾。卽惠氏之說。亦有

不盡從者。序例所云。庶幾此書明。而六經之眞古文。藉以明其萬一者。君之志也。惜草創未就。中年殂謝。會其從舅若雲張君。有叢書之刻。訪其遺稿。卽在所校說文中。蠅書密注。散布上下旁行。梦如亂絲。屬予勘閱商訂。余細加尋繹。逐條繕錄。斷缺者連屬之。繁蕪者芟薙之。其所詮解。審其文義。先將說文本文。條舉于前。次列疏解于下。閱半載。粗有條貫。復屬婁東椒卿張君。續加訂定。乃克付梓。假令天假之年。其成書當益臻完善。然君一生之心力。瘁于此編者。猶得藉以傳其梗概焉。此固由渭陽之篤于誼。亦必君之精爽有以默啓之。俾假手于我兩人。以終君未竟之業。此書一出。不第君之幸。亦讀是書者之幸也。刻既。若雲屬誌其顚末。遂書之以爲序。

孫子瀟曰。子侃之作。固足以輔翼定宇爲叔重之功臣。不得三君子爲之細加商訂。迄無成書也。讀竟爲作者悲。抑爲作者幸已。至文品之雅潔。無意于法。而自神明于法。非眞讀書人不能。

金文最序

物必有萃聚而後可久。莫爲之後。雖盛不傳也。漢、魏以來。諸家別集既亡。惟詔令奏議。略見于史傳。其餘文詞。類多湮滅。賴有文選一書。爲之會萃。而秦、漢以至蕭梁之代。文人學士。鴻篇偉製。猶得傳其一二。此蕭氏之始功爲甚鉅也。嗣後英華、文粹、文鑑。文類諸書。踵其遺規。皆能會萃一朝之文章而傳之。其功亦匪淺矣。金源有中國。代歷十紀。大定、明昌之間。人文蔚起。制作炳然。而元、明來。未有裒集其文者。不第完顏氏一朝著述無以繼宋開元。且使中州人文。中絕百有餘年。誠藝林中一缺事也。及門張子月霄。慨焉

矢志爲之網羅放佚掇拾遺殘自滹南、滏水、遺山數專集外凡史書傳記山經地志暨南宋元初諸名家文集金石之記斷蝕之刻下逮醫方譜錄雜家小說旁及二氏之藏外國之書苟有殘篇賸簡無不廣搜博采多金購訪自癸酉迄壬午積十年之勤稿凡三易勒成金文最一百卷其用心可謂專且摯矣猶憶己卯夏偕訪知不足齋鮑氏借讀圖書集成賜書館于烏鎮之南宮道院日分閱數百鉅册時新暑乍來揮汗成雨迨莫余倦而息矣月霄則燃燭煌煌蚊蚤四集漏再下不輟每得金人文一篇輒狂喜叫絕其嗜好之癖有如此今居鍵戶未嘗出門一聞有未見書即欣然命駕先是春間入山住清涼寺讀釋藏數日自雪溪歸又偕何君夢華往金陵讀朝天宮道藏炎蒸暑喝往返經月不恤也方纂輯之始議論繁興大抵謂金之立國宋元人既與爲讎明又視同秦越其文一任其散佚絕不收拾當時如蔡氏珪王氏庭筠党氏懷英皆一代作手其集皆已亡滅無存即有一二遺文何從綴輯生六七百年後前無所承後無所藉茫無涯涘而欲以一人之心力鄉邑之見聞旁蒐而遠討之不亦難哉迺歲未逾紀成此巨編知天壤間艱鉅之任不朽之業皆非所難爲古人有志竟成之說觀于君益信昔郭元釪裒集金詩人嘉其補一朝之闕然尚有中州、河汾諸老二集爲之藍本此書則創所未有事雖同功其勤過于郭氏遠矣允堪追姚氏、呂氏、蘇氏三家軌轍而與之並傳無疑也余老矣樂觀其成故爲之序

張椒卿曰信筆直書天然去琱飾而工于營篇修詞者固莫之逮蓋意眞者屏連犿詞達者黜神禪也

愛日精廬藏書志序

吾邑自明五川楊氏以藏書聞于時厥後秦酉巖趙清常輩繼起皆以購訪古籍爲事至絳雲而集其成其儲藏之富讐勘之精稱雄海內迨劫燒之後尙有汲古毛氏述古錢氏兩家鼎峙羽翼之者有葉石君馮已蒼陸勅先諸君子互相搜訪有亡通假故當時數儲藏家者莫不以海虞爲稱首迨兩家陵替諸書散佚吾邑藏書之風浸微然亦未嘗絕也以余所聞如玉照席氏慶曾孫氏虞巖魚氏皆斤斤以雪抄露校衍其一脈惟多留心于說部小集以一二零編自喜而于經史之大者轉略焉今得月霄張子而曩日之風復振駸駸乎軼兩家而上之矣月霄少孤嗜學甫成童時其季父照曠主人刊太平御覽諸書卽與校讐少長益耽細素十年來小大彙收今古並蓄而以宋元以上人撰述有裨經史者爲之主聞有古刻舊抄不惜多金購訪或繕抄祕閣或假錄相知彙前後所得合之先人舊藏已有八萬餘卷可謂盛矣又念唐宋元明四朝文章皆有總集惟金源氏有中國百十餘年大定明昌之間制作之家乘時蔚起自元明以來未有裒集其文者遂矢志網羅散佚以補一朝之闕故于金元兩代遺集更加意搜訪中如王朋壽之類林孔元措之祖庭廣記蔡松年之明秀集註與吳宏道之中州啓劄皆當世絕無僅有之書尤藝林所欲爭先快覩者非好信之誠不能至是今夏曝書之暇取凡宋元舊刻暨新舊抄帙罕見之本凡三百八十種計一萬二千卷一切卮言小說不與其數庋架別閣寫爲藏書志四卷其傳本久絕佚而復出者仿公武直齋之例略爲解題意在存佚繼絕初不欲示人也余笑謂之曰自來諸家書目每自私其有惟恐人知如讀書敏求記至胜篋而得傳爲佳話君之此編曷不公之於人俾當世讀書好古之士相與

錄副流傳一破文人結習。孰與抱殘守闕。徒祕諸篋中之爲得耶。月霄欲然因力縱臾之。時方排印續通鑑長編。遂輟其暇從事焉。工竣爲弁數語于首云。嘉慶庚辰六月初伏日。

廣釋名序

古小學之書說文、爾疋。方言外。惟劉氏釋名僅存。其書雅俗兼通。義數並舉。與爾疋、方言最相似。顧爾疋義主釋經。方言旨在通俗。釋名義例。則在二者之間。又以爾時倉頡、三倉、凡將、滂喜諸字書多存。無取繁稱。其所詳略。自敍所稱論敍指歸者。義自有在。迨今諸書皆亡。加之傳寫訛脫。未免轉嫌闕略矣。及門張子月霄。嗜學好古。于小學中尤善釋名。謂古人制字。象形指事外。諧聲爲多。故字從聲肇。義以聲生。凡字體不根於聲者。僞體也。字義不本于聲者。假義也。漢人具有師傳。故毛、鄭諸儒箋訓多主諧聲。讀釋名一書。斯義尤著。因于治經之暇。博覽羣籍。自諸經注疏。及諸子緯候。一句一義。有與釋名相類者。倣其例廣之。得書二卷。問序于余。余觀其書。比類相從。雜而不越。又采緝斷自漢代。體例亦極謹嚴。殆有合于劉氏所云凡有未備。智者以類求之之意。且俾古音古義之艱通者。或有所攷焉。其出於世之餖飣剽拾之學遠矣。是爲序。

徐氏方案序

昔明季吾虞有繆仲淳氏。博雅能文。豪爽倜儻。好交游。名重海內。不業於醫而精於醫。活人甚神。所著先醒齋筆記、本草經疏。多發前人所未發。今岐黃家奉爲圭臬。自是以來。邑人罕以儒雅名醫者。今得吾友

竹村而有嗣音矣。君爲人少擅逸情。樂志養親。慕長生術。恆有出塵之想。談玄講道。寄情吟咏。其意趣直追宏景、思邈之流。從其舅氏湯翁象九學。翁工詩善醫。隱居海濱。時罕知者。君得其指授。有出藍之美。蓋不啻韓康之舅甥也。余舊家城東。與君居近。君長余十年以上。余初學韻語。偶出相質。君輒爲點定瑕疵。遂時相過從。雨窗茶榻。分韻拈題。一字未安。推敲不置。閒論唐、宋源流。及鍊字鍊句之法。謂古人一詩中要有我在。皆快所欲聞。其爲詩尚性靈。宗法晚唐而出入於石湖、放翁間。記其雜興云。招游山水忙猶去。話到吟詩便欲狂。除夜云。母景桑榆欣得健。兒情梨栗顧猶癡。其尚志敦行。可想見已。君後醫名日噪。四方招延。吟事遂廢。余亦移居北郭。蹤跡少疎。後十年君沒。余往哭之。時母夫人年八十。尚在堂。入唁哭曰。天乎。胡不使老人代也。嗚咽不能語。此景如昨。忽忽三十年。而余亦殘生黯然矣。今春吳君蓉卿。手持巨册踵門曰。此外舅徐氏方案也。行付剞劂。願乞一言序之。余亟取讀之。見其書精研脈理。洞悉病機。與葉氏指南醫案伯仲。而詳備過之。佇見不脛而走。爲醫林臨證寶筏。洵堪於繆氏書後。別樹一幟。又惜君之學行爲醫掩。不獲如仲淳之偕獨行傳也。君名洙。字杏春。竹邨其自號也。蓉卿名亮寅。今比部蕙卿之弟。亦以醫名。

吾面齋詩存序

書曰。詩言志。志者、詩之本也。孔子曰。思無邪。無邪者、詩之情也。得其旨卽率其眞、詩也。失其旨。雖工於詞。非詩也。唐、宋以來。諸名家胥是道也。今之人舉所謂本與情而違之。相與競勝於聲調對偶之間。其去夫

古之言詩者遠矣。鹿樵先生早膺鄉薦。回翔鳳閣。外擢監司。簡畀方隆。以太夫人春秋高。旋乞歸。構園亭。奉板輿。盡心色養。忽膺末疾。期年乃瘳。太夫人壽臻養遂。杜門養疴。不復出山。君胸懷經濟。雅不欲以詩名。而言情賦物。自在流出。無剽擬之習。題其集曰吾面齋存稿。有旨哉。夫世之妃青儷白。揣聲摹格者。徒知襲他人之形貌。而轉汨自有之性靈。倚傍門戶。高自位置。是自失其面也。昔人論詩云。凡詩中須有人在。非卽吾面之謂乎。蓋必使後世因其詩以知其人。兼論其世。而詩乃不爲徒作。故李、杜、元、白。軌轍不同。而各成大家。亦惟各有其面在爾。君詩隨在寄興。長篇短句。無不有人在。而於時事感觸。友朋離合。家庭觴咏之際。其肫然之情。藹然之意。溢於字句之表。是深有得於言志無邪之旨。而存己之眞面者也。今春。君將梓其集。先自敍其名集之義。復命余序之。自揣譾陋。何敢言序。第卽吾面二字。證諸昔之所聞。洵爲言詩未有之妙諦。而三復君詩。君之性情學問。不啻如親晤對矣。謹序。道光丙申六月。

春巖陳君五十壽序

余與春巖陳君之定交也。始於嘉慶戊午。是秋。與君及其伯兄寄亭同試金陵。寓甚隘。連巷共舍者匝月。歸途月下登燕子磯。過錫山。酌第二泉。爾時余年卅七。君少余二歲。寄亭長余二歲。三人皆齒相若。氣方盛。情意相洽也。迨後余困于家累。屏舉子業。君昆仲淬厲攻苦。亦連不得志于有司。忽忽十有五六年。而君年亦五十矣。君之學博覽好古。見有舊槧祕抄。喜手自寫錄。故藏書多異本。尤留心於前人小集之亡佚者。廣搜博訪。與余嗜好相近。故往來較密。君居南郊。余居北城。相距三里餘。君來。余不能具脫粟。余至

君家輒具饌食，嫂汝南夫人有賢德。每客至，調羹潔膳，咄嗟立辦。閨門之內，眉案相莊，有梁、孟之風焉。君蚤歲卽繪邨居圖，題詩以見志。邑中相知者咸屬和之。齋中楹帖榜其先訓，臨財若冰淵，守貧如鐵石二語。鄉先達吳太史君中表至親也，方以詩文提唱後進，士之經其品藻者，皆得聲譽以游于時。君于歲時慶問外，絕不通謁。其淡泊耿介之操類如此。方今海內久安，然東南河患未弭，今秋兗豫間潢池竊發，亦志士攘臂功名之會，乃上之不能獻策明廷爲國家贊利導安瀾之治，下之又不獲乘一障以効執殳，則昌黎有云，畊于寬閒之野，釣于寂寞之鄉，其所託以不朽者，固自有在。君其勉乎哉。仲冬之初吉，爲君初度之辰，乞余一言爲序。余不文，遂書之以爲君壽，幷示寄亭，以爲何如也。

張椒卿曰：安雅修整，有不盡之致。

虞鄉續記虞文續錄自序

道光初元，郡士大夫創修府志，司事者採訪邑中故實。吾友屈君侃甫擬續修邑志，以備府志采擇。爰與一二同志籌經費，聘纂修，告諸當事，開局有日矣。會有撓之者，事中輟。先是侃甫屬余搜討宋、元來遺佚事蹟，繙閱舊籍，頗有所獲。不忍棄之，十年來，復廣羅放失，積之成帙，略加詮次，以事文釐爲二編，鄉先輩前有虞鄉雜記、古虞文錄二書，因名曰虞鄉續記、虞文續錄，聊以備遺忘，資談助，非敢附著述也。時同里陳明經子準（揆）嘗作琴川志補注，兼輯虞邑遺文，書未成而歿，遺稿未顯。第陳書專爲志作注，斷以元代多所持擇，或失之簡，僕書則無所比附，零星摭拾，下逮明初，寧濫無遺，體例迥殊，不相襲也。倘異日重

修邑乘或有一二可取亦藉以無虛屈君之意云遂識其緣起于首道光庚寅二月初吉

享帚山莊四友記

享帚山莊者屈君侃甫之所居也余于弱冠時得交侃甫時余外舅藹林先生館君家侃甫居南郭余居城北相距三里許談文講道月恆再三過迨嘉慶元二之交君開文社于高邱村莊招集邑中知名士極一時觴詠之樂余又與焉嗣後君赴京兆試留滯都中契闊者數載戊辰之歲余遘幽憂之疾杜門養疴君適南還卜遷北麓之十五松山房去余居不數十武更得晨夕過從即今山莊是也君喜結納性豪邁而通脫梅邨句云不好詣人貪客過君實似之以故不出門庭而座客常滿惟時心契而莫逆者余之外一爲程醒雨定謨一爲吳心葵景恩一爲張椒卿鐸侃甫因目之爲山莊四友此四友者暇則輒至至則劇談食至不讓不謝雨窗晴榻日得一二人時則四友不期畢集連朝永夕計一月中恆數遇焉侃甫剛明議論今古洞機宜決成敗事後多中儕輩無與抗者醒雨深沈饒機智發言持論時得其要領雖以侃甫之剛嘗降心焉心葵警敏好論辨善馳騁反覆座間恆齗齗不相下椒卿善飲臨事舒緩其言不激不隨而丰標自雋余素木訥不喜辨論而胸有涇渭聆諸君之言而心會之惟以眞意周旋而已故一堂之上或撫掌狂叫或支頤偃肌靜躁不同而兩無所忤四友之性情無一同于侃甫而四友亦各有其性情而不強合至于好讀書敦古道嫉猥瑣齷齪之士則侃甫與四人又無不同焉比侃甫再遊京師歸山莊益多俊偉奇傑之客而四人者終無積薪之嫌念當年余與侃甫交最先年差長方踰彊仕醒雨

次之。張吳最少。意氣之盛。方謂此景可以常得。乃荏苒星霜。余早衰頹。侃甫亦童而豁矣。最少者亦年將五十。近歲醒雨司鐸盧江。椒卿客授雪溪。惟余與心葵浮沈鄉里。今者山光樹影。庭牖依然。而游從之盛。無復曩時。更數年後。縱使四人相逢無恙。握手山齋。而酒闌燭炧。白髮蕭疎。豪興猶存。顧影非昔。其于盛衰之感。又當何如也。故爲之記其事。侃甫諸君見之。倘亦有惻然于懷者乎。

張椒卿曰。以合傳法爲記敍體。三十餘年之聚散離合。宛然在目。而于諸友之面目襟懷。直如傳神阿堵。得史之潔。柳之雋。後一段尤近六一風神。

藏書二友記

物莫壽于金石。而三代以下。咸陽之鐘。嶧山之碑。熹平之石。尚皆泐滅無存。況載籍著于竹帛。蠹敗尤易。自漢以迄隋唐。史志所載。藝文存者。僅百之一二。說者謂由于繕寫之艱。而傳本之少。理固然也。自宋代以來。雕版浸多。雖大部巨編。皆可坊市購買。朝求夕得。且摹印之易而速。其多又百倍于繕錄。宜其傳于今者不少。乃歷元、明至今。才六百餘年。而兩宋剞劂。已與秦、漢之金石同珍。豈好而藏之者鮮歟。抑何傳之難而散亡之易也。國初以來。大江南北。藏書者踵起。而吾虞之錢氏、毛氏。實爲稱首。然皆不再傳而失之。他如崑山徐氏、泰興季氏、維揚馬氏。淡生之祁。小山之趙。皆隨聚隨散。惟浙之四明范氏。自明至今三百餘年。尚世守不替。而邑中自兩家後。亦寂無嗣響者。迺知不第藏之難。而守之正非易也。方今文教浸昌。海內嚮風。爭購宋、元舊刻。及四庫已佚之書。而吾邑繼起者。又得兩人焉。一曰陳子準。一曰張月霄。二

人家世儒學舊有藏書至兩君而更擴大之月霄之藏弄後于陳君十年不數載而富與之埒儲藏之名今遂並甲于吳中四方之名士書林之賈客挾祕册訪异書望兩家之門而投止者絡繹于虞山之麓尚湖之濱嘻盛矣張居西關陳居稍南相去不半里皆面城臨水暇輒過從各出所獲賞奇辨疑有無通假相善也兩君志趣同而各有所主張則鍾于經籍而兼愛宋元人集陳則專于史志而旁嗜說部其大較以網羅散佚存亡繼絕爲宗旨其于書也張則樂與人共有叩必應陳則一室靜研愼于乞假余於張爲及門陳則世講也故兩家之書皆得借讀余嘗謂月霄古書固不容吝第得之太易則人不知珍惜昔人以鬻書與借人並稱不孝良有以也君宜師子準之愼而陳君亦宜少濟以君之通迺爲得之兩家所藏不下十餘萬卷去其世有傳本與祕而無關學問者彙宋元舊刻及新舊抄選其精妙尚可得一二萬卷其中多吾邑錢毛兩家舊物淪落他方百餘年而復歸故土其事殆非偶然兩君年方逾壯假之以歲月要之以不息他年稽瑞之樓愛日之廬當有突過于絳雲汲古者幷以四明范氏爲祝焉余老矣爲作此記以徵其說之然否

張椒卿曰牛宏敍八代儲書之盛衰史氏以爲五厄之說昔人所不能道此記備舉海虞弄藏之顛末而于國初他郡藏書興廢亦復臚列無遺陳張兩家嗜古之精勤網羅之指趣評隲亦極允當

讀知不足齋賜書圖記

烏鎮之有知不足齋藏書也宸章特賜褒題其儲藏之富甲于江浙而尤爲希世之籍人不得見者圖書

集咸賜書在焉。是書自廣內尊藏外。乾隆朝海內蒙賜者四家。而鮑氏居首。鏞生未學。願讀者每恨生不同里。望之如在天上。月霄張子。輯金源文有年。雖廣搜金石之遺。旁探道、釋之藏。終以未讀鮑氏賜書爲恨。婁東張明經椒卿。余之契交。而月霄之師也。客授湖州郡署。與淥飲先生之令嗣志祖君善。爲之介紹。許假館烏鎮。次第借讀。月霄欣然。遂于己卯閏月。買舟招余同往。值主人有事吳門未歸。屬小阮聽香秀才爲之主。居停于鎮之南宮道院。日自齋中載五六百册分編披讀。時當初暑。揮汗如雨。日暮蚊雷四集。燒燭繼晷。目爲之昏。不恤也。凡六日而畢。其齋去鎮四五里。于將行之日造焉。郤落幾家。淥水環門。青山入牖。桑麻竹樹。彌望一色。眞讀書毋隱之所也。慨淥飲既亡。詢及祕抄異錄。已多散失。而賜書歸存。爲海內書城鉅觀。故今數藏書家者。終推知不足齋爲第一。是役也。月霄得金文廿篇。復自湖至杭。泛西湖。拜岳墓。歷淨慈、昭慶而歸。計往返未二十日。讀祕府之書。覽武林之勝。可謂極生平之壯觀矣。今夏四月。金文百卷寫竣。行付剞劂。月霄緬想勝遊。乞同里芑香胡君。繪讀知不足齋賜書圖。以誌不忘。以余爲偕讀之人。乞記其顚末。余念昔吾鄉馮已蒼昆仲。聞寒山趙氏藏有宋槧本玉臺新咏。未肯假人。嘗于冬月挈其友艤舟支硎山下。于朔風飛雪中。挾紙筆。袖炊餅數枚。入山逕造其廬。迺許出書傳錄。墮指呵凍。窮四晝夕之力。抄副本以歸。旁人笑爲癡絕。不顧也。時傳爲佳話。今月霄嗜書之癖。不亞二馮君。而聽香之賢。又過于趙氏。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月霄青年嗜學。其志行直欲力追古人。奚藉斯圖以傳。而余則竊以掛名圖中爲幸。故不辭而爲之記。道光乙酉端午前三日。

游西山鴉鴿峯記

鴉鴿峯爲西山第一峯。磴危境僻。人跡罕至。余知其名而未識其處。今春。竹溪徐翁來。詢之。翁曰。吾熟游也。初夏將借榻清涼。可偕往焉。及期。翁以書招。遂偕二三好事者往赴其約。寺之主僧吼鯨。好客。意頗殷。飯訖。翁爲言先游白雲洞。從寺右百餘步上小徑。南行一里。將至頂。轉東卽得洞。容數十人。陡起石壁。左右迴抱如環。洞外有澗可汲。洞之兩口有隘徑。各數十步。疑是昔人避世之所。反寺少憩。鼓興復遊鴿峯。洒過中峯。從白龍殿左。徑踰烏目澗。澗有石梁。梁之中條已斷。循澗而南。旁有巨石。高丈餘。上有罅。懸瀑如布。卽所謂水簾洞也。再上有石牆。環如城。廣容數畝。俗名章家墳。山之西頂。墩阜星列。其中之最高而大者。曰禡旗墩。爲淮張時演武處。其上豎旗石存焉。登其巔。風濤入耳。如駿馬奔馳。煙雲撩亂。不能仰視。迎風而下。若墮若仆。墩左有徑。從石罅中傴僂而下。巉巖壁立。怪石排空。山勢稍夷。復起一巒。亂石縱橫。上銳下廣。高下相接。翁笑謂曰。此所謂鴿峯者是也。峯凡有三疊。自下遙望。峯頭之石。皆作鴿形。其妙處在遠觀也。既夕陽西下。洒循山巔一徑。迤邐而返。向之懸梁斷澗。不覺繞出其上。趨龍殿之右矣。噫。是峯之奇峭。居一山之勝。乃反不若堆阜拳石。日邀人顧盼。蓋以貴游公子。不肯身履危徑。躑躅空山。而樵夫牧豎。又日習而不知。峯之所以經歲閱如也。今予輩攀崖踰谷。登探幽險。得窮勝槩于煙雲杳靄之間。山靈有知。或尙笑其來之遲乎。爲嗟惋久之。是夕。相與共宿山房。明晨。翁尙以繪事留。予與同遊者先歸。同游者。周子山甫、季子坤伯。暨翁之高弟蔣生二雲。皆博雅能詩。有濟勝具云。

鄉耆社集圖記

歲在道光丁酉四月之二日。羣老十有三人。集于西郊湖濱之畫舫。仿古社飲也。是日。湖田邨民。歲例有社。設龍舟之戲。士女雜沓。橈槳鱗比。爲邑中勝日。由來舊矣。主人先期箋訂。維舟西關水次。清晨。先後咸集。維時輕陰微雨。氣復清和。湖光山色。罨靄如畫。喧呶歌舞之場。轉饒清曠之致。座中齒最高者。俞封翁穆堂廷楣。言太守皋雲朝標。年皆八十以上。俞、八十六。言、八十三。次爲上舍龐釣巖非熊。楊訥庵景聖。年皆近八。龐、七十九。楊、七十八。次爲宗二尹牧崖德懋。龐封翁叶鳳德煇。王觀察藝齋家相。胡廣文翠岑靜之。暨廷鑑。五人。壬午同甲。年七十六。次爲李二尹春海仁榮。陸茂才蘭舟經。蔣大令伯生因培。年皆七十以上。李、七十四。陸、七十二。蔣、七十。未及七十者。宗茂才補齋德潤。六十九。二龐、二宗並伯仲咸與斯會。十三人共年九百九十一歲。午晌。放舟湖濱。開筵列坐。嘉肴新品雜陳。皋雲、藝齋、翠岑、伯生素善飲。賈勇拇戰。觥籌交錯。餘則清談話舊。或扣舷而歌。或倚窗而傲。坐起毋拘。靜躁各適。致足樂也。薄暮。鄰舫漸稀。命榜人回棹。遙見龍舟四五。從烟波中鼓蕩而來。復停橈凭眺。踰時迺散。念斯會也。羣老幸際昇平。又生同鄉里。雖出處不同。悉是釣游舊侶。今鬚鬢雖改。形神猶健。矧復車笠忘形。襟懷同契。選時擇勝。偕與觴咏于明湖綠野之間。香山洛社。未敢竊擬。亦可備吾邑一時之嘉話焉。主人既圖形爲長卷。屬余爲文記其事如右。斯會倡之者王觀察主之者龐封翁。繪圖者胡廣文從子芭香駿聲。名圖者俞封翁從子教授見嵐焯也。是歲六月既望。同社拙經叟黃廷鑑記。

季菽耘曰。敍次雅潔。似南宋人小記。

梅皋別墅圖記

出鎭江門外三里。曰破山。山有寺。寺之東南半里。鹿樵觀察張公墓在焉。其地負山陰而面平野。有兩溪環其後。傍建享堂。前門後室。庖湢之所咸備。堂之左闢園。榜曰梅皋別墅。前有小亭。曰讓亭。修廊一帶。迤邐而入。其旁爲冬讀書齋。折而前曰妙吉祥館。曰紅杏山房。右有一門。曰離波。由離波而入。佳石奇木錯置。引人入勝。其尤勝者曰春水船。磴路紆迴。曲水環之。憑檻俯臨。如泛春江。別有帶水一泓。廣踰丈。有石梁橫其上。躡梁而前。正中有堂。曰四時皆春閣。園之中。春初梅花百本。香雪漫空。二三月紅桃綠柳。百卉爭妍。入夏紅蕖的皪。蕩漾清漪。竹風襲人。翛然忘暑。於秋則巖桂早黃。畦菊晚艷。嵐翠霏霏。與香氣錯落。几牖冬則霜楓爛漫。參差掩映。一望無際。加以朝暉夕陰。氣象百變。四時之景。無不可愛。謂之皆春。誰曰不宜。憶斯墅之落成也。在壬辰之秋。公曾招燕游。惟時亭榭樹石。布置初備。屢擬重游。未果。今秋喆嗣喬生、約軒兩君。倩沈君 雒繪圖。屬余記之。因復偕游。轉瞬七年。池館依然。山光如昔。臺榭樹石。益復增勝。而當日公之德容。邈不復接矣。余年及耄。近益衰頹。追感陳事。俯仰之餘。不勝重慨云。道光庚子十月。

明建寧守鄉賢張公專祠增置祭田記

余嘗慨今之人。有構峻宇。樹綽楔。赫然巍煥。以祀其先。其始未嘗不潔其粢盛、豐其牢醴。恪奉烝嘗。乃久之而見其怠廢。又久之而荒圮者。比比而是。問有代歷兩朝。歲踰二百。其後人保護之勤。久而彌摯。如鄉

先生建寧張公專祠者乎。其世澤之長。爲莫及已。公以明宏治進士登朝。由刑部郎出守建寧。著惠政。居鄉有德望。國朝崇祀鄉賢。舊有專祠在東城下。乾隆間八世孫贈中憲仁美。重建于邑東北一圖。與公舊第詩禮堂近。道光初十世孫河東觀察大鏞。重葺新之。幷增建念昔堂三楹。爲飲福之所。惟念歲修及守祠洒掃之費。非特置祀產難保後之毋廢。願獨力任之。以補祀典之缺。會膺末疾。蹤年始瘳。而精神損耗。未果。昨歲觀察歿。嗣君州司馬元禧。痛念先志未竟者。茲祠祭田爲首。爰于撥授遺產中。擇田一十八畝零。捐置祠中。于今歲正月十日。卽公生辰。集同族長幼。敬告先靈。以田租之入。永爲茲祠歲修及守祠經費支銷。餘仍舊章。因屬廷鑑記其顚末。以期久遠。念是舉也。蓋肇於中憲重建之年。其碑記有後人登科量力輸田之條。迨觀察重修之日。迺矢願獨輸。又十年而司馬克成之。更四世八十餘年。而事得舉。甚矣其繼述之遠且篤也。嘻。此足見太守公之功德。宜永膺世祀。故自明來。孫子繩繩。相繼至今日。甲第蟬聯。春秋匪懈。更得樹永保勿壞之基。而祀事始大備。惟成之難。斯垂之久也必矣。書云。予有後弗棄基。詩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廷鑑不文。敬述古訓。以致頌禱之詞云爾。是爲記。

恬裕齋藏書記

出賓湯門十里。其塘曰南塘。辛峯左峙。淸水東潴。有村曰罟里。沃壤千畦。桑竹彌望。故學博蔭棠先生隱居在焉。有齋曰恬裕。其藏書之所也。君裔出唐光祿昉後。世有潛德。以畊讀傳家。至屺堂贈公。益擴大之。延名師庋置經史墳索。教諸子咸有聲庠序。而君尤擅雋譽。以明經選授廣文。一試職卽歸隱。讀書樂道。

廣購四部。旁搜金石。歷十年。積書十萬餘卷。昕夕窮覽。嘗繪檢書圖以寓志。時城中稽瑞、愛日兩家。競事儲藏。稱鼎峙。未幾。兩家先後廢散。君復遴其宋、元善本爲世珍者。拔十之五、增置插架。由是恬裕藏書。遂甲吳中。嘗慨世之人嗜好不同。雖積金殖產。纍有與廢。而通邑大都。田連阡陌。富擬通侯者。子孫世守。何可指數。獨至縹緗典籍。好之者固鮮。偶有一二嗜古之士。以有力而好。不惜懸金購聚。如吾邑絳雲、汲古後。距今幾二百年。而才得陳、張兩氏。雖名位差殊。要皆不再傳而失之。豈經籍之好。轉不若銅坑金穴之可常享耶。說者謂經籍者道德之光華。得毋不務其實。而徒躐其名以炫世。致爲造物所忌而然歟。今君之齋顏曰恬裕。自取遵彥謹愼意爲勗。余請申之。書曰。引養引恬。又曰。垂裕後昆。謂之恬。是能蹈夫道以安其身也。謂之裕。是必畜其德以裕諸後者也。積厚者流光遠。吾知善藏者且善讀。詩書事業。蘊積而發其華。將出爲名臣。處爲通儒。琅函祕笈。代有讀者。俾之永保勿替。蓋名實交孚。自天必祚之以福。如鄞范氏其明徵已。余與君之喆嗣子雍明經善屬爲一言。余惟子雍克承先志。搜奇羅佚。不懈益勤。奕世彌光。則藏書爲造物忌之說。于是不讋矣。子雍勉旃。循讀書敦行之修。以鞏傳經稽古之業。其得謹愼之意大矣。烏知斯齋也、不且與天乙閣並峙海內也哉。是爲記。道光庚子十月朔。

記秦君台佚事

秦君台。失其名。邑大河人。其先有曰應陽者。由太學官中城兵馬。其近族也。君台業儒。教授里中。自鄉徙城。居太平巷西甜瓜井。乙酉七月十四日。大兵至城。鄰人拉之去。辭曰。我家世守忠孝。不幸遭亂。且喜骨

肉死在一處。斷不可使婦女出門受辱也。時街巷男女老幼奔竄。君台反笑之。繼有強之者。君台顧其二子曰。儒者讀書閉戶守正俟死。分爾懼橫逆之來。倉皇竄伏。徼幸求生。君子不爲也。卒不去。未幾。兵入門。君台一門死。室亦燬。惟鳰衞氏以被掠存。衞氏者、見魯姪女也。擄至維揚。有見魯之友某爲贖歸。方知君台慘死狀。云是日父子閉門。衣冠危坐。先有兵突入門。罄室中資糧財物。見幼子娟秀。幷掠之去。君台惟不言。張目而已。繼有兵數人來。室已空。遂搜括房幃篋笥簪珥之物。加凌辱狀。君台迺勃然怒。揚聲罵之。兵抽刃連拄其頰。君台噀血罵不絕口。被殺于庭中。二子見父死。奮臂與兵鬬。復殺于堂上。妻某見君台父子皆死。抱兩孫自投于樓下死。時衞氏駭絕倒地。兵遂縱火掠之去。君台次子先異居在鄉。十三日聞兵至。入城省其父。故幷與于難。明日。被擄之幼子。與嫂衞氏相遇南關外軍船上。嫂泣述後事。幼子一慟乘間投河死。計一門先後死者七人。見魯爲縣據・有孫文豹・諸生。

考當日吾邑死難者。君台外。有諸生徐守質、徐懌、馮知十、項志寧諸君。事並見無名氏海角遺編。其二徐與知十。又見馮班海虞三義傳。迺徐、馮、項四人。久登志乘。姓名已入勝朝殉節諸臣錄。惟秦君之死最慘烈。而姓氏至今未顯。恐遂湮沒。故撫其事蹟。表而出之。俾後之君子。有所考焉。

答王雲門孝廉詢鄆國夫人姓氏書

昨承詢東家雜記載聖配鄆國夫人幷官氏。不作幷官。竹汀日記云不誤之說。果有他證否。燈下略爲尋檢一二。謹復左右。按史記世家不載聖配。集解亦無注。惟索隱注云。家語。孔子十九娶幷官氏。汲古本・又廣

韻官字下注云。複姓有井官。魯國先賢傳。孔子妻井官氏。此據澤存堂初刻。今已改作幵字。又檢禮記檀弓伯魚母死章。及論語才不才節。孔鄭注及皇侃義疏。皆無聖配姓氏。可知兩漢以前。實隱而未彰。故世家中不載也。今得以考見者。莫先王肅之家語。故索隱亦据之。安國家語元本久佚。王肅雖生漢末。猶得見孔氏遺書。故掇拾而成此書。則舍家語復何徵信哉。汲古本家語又作上官。謬甚。今得元板王廣謀本家語證之。其本姓解中文注兩見。皆作幵官。與竹汀所見東家雜記合。乃知索隱之笄。廣韻之井。皆爲幵之形誤無疑。而他書之作丌作幵。出自近代之剞劂者。更無足据矣。元板家語並呈閱。祈更有以教之。

札復後。續考得幵官二字。見漢韓勑碑爲最先。又太平御覽偏霸部。引十六國春秋索綏傳。宋抄本。及宋板通志氏族略。皆作幵官。知幵與丌之誤。特起自明代耳。又記。

答雲門論揚子雲姓從楊書

昨荷枉顧。暢領清誨。第在客舍。簡慢爲歉耳。陸璣之璣。定從木旁。不改御覽之舊。足欽卓識。深合鄙懷。又詢及符秦、子雲二姓。應否改易之處。僕向沿襲舊說。以爲當改。今蒙垂詢。聊復尋檢一二。敬陳之左右。字典揚字下注又姓。揚雄自序。別爲一族。周宣王子尚父封揚侯。此卽向來諸家從揚之根据也。按此說本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考此說。廣韻乃載在楊字下。于揚字下未注姓。廣韻於氏族最詳。使其說果信。則子雲之姓。未見其必從手旁矣。又景祐本漢書敍目。孟堅自序、本傳及注文。不下數十楊字。皆作楊。惟首葉中有一二字。誤從手旁。汲古本同。又隋書經籍志錄子雲諸書。亦皆作楊。此古書不作揚之確證也。子雲之譜牒。孟堅著

於本傳之首。至爲詳明。傳云。其先出自周伯僑。以支庶食采於晉之楊。應劭注。河東楊縣。周衰有楊侯。逃於楚。家巫山。漢興有楊季。官廬江太守。避仇處岷山之郫。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無他楊于蜀。師古注。蜀諸姓楊。皆非雄族。故云。則子雲之族。明明出自晉之楊縣。以邑爲姓。其不從手旁者益確。原其致訛之由。殆以雄無他楊于蜀一語。謬以爲子雲之楊。非此楊字。又六朝以來。俗書盛行。木扌不分。遂致斯誤。使子雲之姓。果從手旁。則自別于蜀之諸楊。何庸更贅。惟其同此一姓。故有此語。此義一明。則御覽之作楊甚的。至苻秦之姓。晉書載記甚明。不容有慢。而御覽悉作符者。必以一時僭竊之主。其命令塵行于國中。設使其子孫有所紀載。自必恪守其制。異代之人。豈必一一遵之。仍書其本字。自無足怪。總之此二字亦人人所知。改之不足見考訂之精。仍之亦不爲御覽之謬。又園援二字。僕前校閱時。憶曾見過。而不能舉其典。今足下以謝詩證明之。而斷從木旁。俾鄙言益有根據。快甚。近檢謝詩。文選葉板激流植援。亦從手旁。亦有註釋。未審足下所見之本是何刻。又此條御覽明引晉書從木從手。可再檢得一確證否。管見所及。不憚縷縷。

吳頊儒曰。潛研答問。據雄自序。其先出自周伯僑。以駁注張衡、晉灼諸說之非。而未考雄姓本從木傍。實同于食我之封邑。得此辨正。足爲錢氏更進一解。

再與雲門論苻秦之姓從符書

昨接奉手書。知楊雄之楊從楊。芻蕘之論。已蒙許可。而深以苻之從符爲巨謬。據晉書載記。以苻秦之苻。

從蒲而更。非由符而改爲蒲。斷具見足下與若雲精心卓識。事必徵實。去取從違。折衷至當。僕復有何說。然僕之敢爲是說者。亦非漫無所見。而強爲武斷。敬爲足下再陳之。考說文有蒲符二字。無苻字。左傳萑蒲之蒲本作蒲。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與取人於萑苻之澤同在昭二十年傳。不應有此異文。苻字是符之別體。故說文不載。新附亦不收。魏元丕碑符作苻。見漢隸分韻。則苻字實從符字而省。足下以爲蒲之古字。未審何據也。且漢人分隸。艸竹多通。如簡間、答荅、籍藉、箸著之類。今皆不以爲謬。何獨疑于符苻之相通。此苻本符字之說也。苻作蒲解。今見爾雅。莞苻蘺。郭注江東謂之苻蘺。西方亦名蒲。然說文蔰、夫蘺。王逸楚詞注。莞、夫蘺。皆不作苻。知此義定起于六朝。左氏傳行杜氏。爾疋行郭氏。皆晉人。故經文有竄入苻字者。然此萑苻二字。古亦作萑符。唐開成石經猶然。顧氏金石文字紀糾之。此又唐、宋以前以符作苻之明證也。至苻秦之苻。本從蒲而更。而今多作符節之符。其訛亦自有因。盍蒲洪之取義。雖在艸付之識。而既改爲苻。却又自混于符節之符。苻符本一字。後人遂互書之。此又唐、宋以前書苻秦爲符之根由也。不第此也。畢氏文字辨證竹部符字下重文苻注別又云。後秦苻氏。本符氏。書雖出自近人。然半皆淵如、稚存諸先生手筆。定非無本。此又僕前以苻爲符本字之說也。攷之說文。稽之漢碑。證之石經。合之近代攷據家之論說。則符與苻之相通、亦歷歷可據。則御覽之符。非傳抄之訛。可不辨而明矣。此數說僕亦明知無當于足下及主人之意。第持是以求解免于莫須有之公案。足下以爲何如。總之僕說不過即御覽而言。有可仍之義。不作符、苻二字定論。設使御覽本作苻字。僕斷不敢據近人之書。徑改作符。或將來校刊晉

書。設有人据御覽及畢氏之說以相難。僕又將痛詆其謬。而斷不從之。向嘗語子履孑只應搜索諸書。以曲合御覽之是。無庸博徵經史。以深糾御覽之非。蓋校書自有體例。古人解經者義不違經。作疏者理無駁注。苟有可通。必迂迴其說以遷就之。僕雖不敏。竊附斯義。至園拨二字。既有文選、晉書可据。茲不復辨。固陋之衷。祈足下與主人裁而教之。

答張椒卿論先孝子公墓書

去臘尊使回虞。接讀手教。欣悉一切。拙作謁先墓詩。蒙加點定。欽佩之至。似此方不虛遠道相師之意。第尊評以先墓無徵爲訾。僕殊不以爲然。竊爲閣下陳之。夫名賢宅墓。兩地相爭。山經地志。彼此互載者。指不勝屈。攷先孝子公墓在梅李鎮。載元盧鎮重修宋琴川志。歷今七百餘年。非始近代。及旁攷他書所載先墓寰宇記云在房陵。明一統志又云在雲夢。皆屬湖北境內。似爲近之。第雍正年間。虞邑之耆。被鄉民周姓侵占。爾時族姓申控。邑令勞公必達。係名進士。即湖北人。移文原籍確訪。皆以無從查攷咨覆。此有案牘可稽。則先墓之在楚地者。業已無攷。而昔時之輿地統志。又不一其說。況寰宇記與琴川志同出宋人撰述。正不必執此以廢彼也。且先墓之在茲土者。亦自有說。蓋吾黃于後漢時。世爲江夏望族。自太尉公遭李郭之難。氏族漸微。當中原鼎沸之時。其子孫必有依孫氏避地來吳者。迨呂蒙襲取荊州之後。全楚之地。盡屬東吳。卜遷亦易。想先墓之遷。當出是時。而六朝以來。載籍云亡。致無徵信。今在楚之墓既湮。則其在虞者。當益加保護。僕以爲名賢邱墓。苟使傳疑既久。雖荒邱廢冢。即爲靈爽所憑。後之人皆可藉

以伸其追慕。況高壟歸然。靈蹟攸著。而必屑屑焉于千載上辨其眞僞耶。至朱王鉉墓碑辨。大旨卽撫墓碑殘文爲說。不知此四句取義。不在葬子窆夫。而在博贏于吳四字。見古人隨地可安窀穸。不必首邱之意。漢、魏人數典每多假借。不可泥于詞句。而詆爲儗不于倫已。又以太尉公據後漢書本傳爲孝子公曾孫。而碑云孫某。亦爲不合。不知此又碑文剝蝕。字句零斷。盧志所載。不過據見存可辨之字。非其全文。更不可執是以爲辨正也。總之好爲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朱君之文。不必辨。亦無庸辨。況先墓所在之里。圩曰孝字圩。浜曰孝浜。墓地自前朝以來。久奉豁糧。自盧志而後。歷攷姑蘇志、本朝通志、府志。暨歷脩桑、鄧諸邑志。紀載彰彰。豈皆附會。閣下高才博識。事必求實。斷非隨聲附和。特惑于先入之言。致有異論。僕忝居苗裔。義不忍默。用敢粗述其顛末。惟高明更有以教我焉。

與張若雲州司馬論太平御覽考異書

承示御覽攷異稿一卷。屬僕改訂。閱之殊與鄙見不合。而其體例亦多未盡善。今爲閣下悉陳之。按古人攷異之書。肇始于陸氏之經典釋文。而成于朱子之韓文攷異。蓋先据一善本爲主作正文。而後以別本中有异同者。云一本作某。附注于下。其引經史處。有皎文者。則仍其舊。而別引經史本文以證明之。此昔人撰述之通例也。如今御覽攷異。自當以宋本舊抄爲主。明刻本雖劣。其中有義可兩通。及似是而實非者。當並存之。注云刻本作某。或一本作某。非以辨別之。舊抄與宋本異者。同此例。至于抄刻皆同。而核之經史百家古本。原文互異者。如顯然謬誤。人所共知。既經新刻改正。無庸注明。其餘如人名姓氏。山川郡

縣。典章制度。以及文義脫落乖謬處。皆當一一詳注御覽原文作某。原脫幾字。今據某書正云云。以存宋本之舊。其御覽似誤。而句義略有可通者。卽當仍御覽本文。而別引所引之本書以疏通之。此乃作此書攷異之體例也。至引證諸書之例。亦不可雜。如所引之書。本書見存。總以見存之本書爲據。旁參唐、宋以前經史注文。已足徵信。惟其書旣佚者。自不得不摭及類書。然總以唐代爲斷。蓋御覽一書。成自宋初。其所摭拾。唐初以上。居十之九。大抵卽據隋、唐類書爲藍本。則證以唐代類書。尙可得其彷彿。至明人天中記諸書。轉相販鬻。或妄易字句。全失古書面目。倘據以校刊。是猶以漢法況周制也。至淵鑑類函爲本朝敕撰之書。囊括古今。爲自古類書之冠。謹繹其爲書體例。就明俞氏之唐類函而損益之。凡所引隋、唐以前故實。除已見于唐類書者外。若唐類書所未載。別據古書采入者。又如標題太平御覽。而其文與今本有異同者。皆當一一恭錄。以定折衷。他若格致鏡原諸編。出自近人者。亦可不必複引矣。承齋周君所云。旣得其綱領。而于撰述之節目。尙未詳悉。管窺所及。祈閣下與諸君酌定之。蓋體例一定。則綱舉目張。按例纂錄。自然有條不紊。而僕亦得所藉手矣。卽候鴻裁示復。不宣。

答張月霄論作古文書

承示近著。循覽數四。其中釋禮諸篇最上。卓卓可傳。詩說諸篇次之。皆能別具詮解。不襲陳說。惟文體間傷支蔓。序記亦明暢。至家傳諸篇。體格益上。筆亦峻潔可喜。知近日刻意著述。勤進于古。持之不懈。寧患不自成家。古人處困而亨者。今于足下見之。可敬可羨。如僕自幼失學。長謀餬口。讀書旣無根柢。雖嘗學

爲詩文。粗事攷據。總不外剽竊之學。貽譏識者。年來志慮益衰。死喪疊遘。殘喘餘生。尚復何心學問。足下誤以爲識途老馬。諄諄下詢。何能以門外之人爲入室之言乎。聊以向之蓄中而未發者。爲足下陳之。溯今以古文名家者。明則有震川。本朝則有鈍翁、望溪。皆爲一代正宗。第此三家之文。皆謹守繩尺。其才力不無少遜古人。無論韓之排奡。柳之廉悍。固有未逮。卽三蘇之馳驟。亦不多見。差近者。惟六一之紆折。半山之峻峭而已。故世遂有謂八家不可學。而學步於六朝之書啓。仿摹于漢、魏之碑銘。以爲古者。而文體入于詭怪而益壞。又今之言八家者。必曰別有其法。愚亦以爲不盡然。夫古人之文。卽古人之法也。文成則法立。是法生於文。不必文生於法也。論語云。詞達而已。昌黎云。文無難易。惟其是。果理衷于是。而詞得其達。則不言法而法在其中矣。至于表、牋、書、啓之體。碑、銘、誄、贊之式。學者可一覽而得之。又作古文與作時文異。古人之文。皆先有一種意議在胸。題從文生。故所作皆可傳可誦。苟命題而始作。上之科場應制。下之親友丐求。其文雖工。斷無傑搆。如所著詩說諸篇。尙不免此病。蓋先有題而作文。則敷衍旣無意義。必將刻意求深。或旁生枝節。縱波瀾層疊。而初非正旨。緣作文之先。本無心得也。要之當今而言古文。舍八家別無入門之徑。而八家尤以韓、柳爲宗。猶言詩之必宗李、杜也。韓之與李翊、劉正夫書。柳之答韋中立書。此眞作文之準的。不傳之祕鑰也。合之足下養氣勵志之說。殫精求之。有餘師矣。略陳所見。以塞厚意。惟冀足下更有以起予焉。

邵環林曰。後段論作古文與時文異數行。說盡當世作者弊病。眞可包掃一切。